

王船山讀通鑑論

附宋論

第五

五經山房遺集

卷之三

七

商務印書館高等小學堂國文書

高鳳謙張元濟蔣維喬等編
學部審定
國文
教科詳解書

各八册教科書共一元八角詳解共一元四角半○謹遵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尙公尙武尙實爲主尤致意於愛國合羣進化自立等事所附圖畫亦皆有關學識○學都評語云編輯極費苦心古今事虛實相間具見條理

高鳳謙莊俞蔣維喬沈頤戴克敦編
簡明國文教科書

簡明前四册各一角五分○本館前編初等小學簡明國文教科書八册出版以來頗蒙學界歡迎是書即承接前書而成程度漸深文字漸長適合高等小學之用

張元濟校訂
立憲國民讀本

二册三角○此書於立憲國立法司法行政制度均能言其所以然而於國民權利義務尤三致意焉

孫毓修編
世界讀本

三册五角○原書爲日本池邊義象所著風行三島譯者於原書之特色既靡有所遺復旁稽他籍補其闕遺正其謬誤於歐美諸國之風俗習慣民氣國情山川名勝港埠景況言之甚詳文筆雅飭模山範水益饒其趣插畫之後復加題辭學者讀其書觀其畫玩其題而知譯本之價值又在原書之上也

林紓譯
伊索寓言

三角○是書藉草木鳥獸問答之言描寫人情世態使人知所勸懲譯筆雋雅附加案語旨深詞摯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學部
審定

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丹徒陳慶年編

一元

是書已經學部審定其評語云略據日本桑原鷺藏所著東洋史爲底本而取爲中史之用與原作旨趣稍殊事義較詳改錯不少於南朝周朗所謂書不煩行習不糜力者庶乎近之審定爲中史課本○是書僅至明止課畢之後可接授汪著之本朝史

學部
審定

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本朝史)

元和汪榮寶著
海鹽張元濟校訂

一元五角

是書已經學部審定其評語云書分三大時期自本朝創業之始迄三藩臺灣平定爲開創時期自康熙中世迄乾隆末年爲全盛時期自嘉慶初年迄於今日爲憂患時期鈞元提要本末悉貫極有裨於掌故之學洵近今教科書中僅見之作現承汪君將版權讓歸本館又復經張菊生先生手校一過釐訂完善益徵美備

讀通鑑論卷九

用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譏

齊高帝

凡篡位者未即位皆稱名已即位則稱帝史例也蕭齊無功竊位不足列於帝王之統系而以帝稱者以北有拓跋氏之稱魏故主齊以存口口

天下之治統於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統乎天下。則天下亂。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統於國。

郡縣之天下。分其統於州。

後世曰道曰路曰行省曰布政使司皆州之異名也

州牧刺史統其州者也。州牧刺史

統一州。而一州亂。故分其統於郡。

隋曰唐曰府曰州

郡守統其郡者也。郡守統一郡。而一郡亂。

故分其統於縣。上統之則亂。分統之則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民至卑

矣。其識知事力情僞。至不齊矣。居尊者下與治之。褻而無威。則民益亢而偷。以威臨之。

則民恒懼而靡所騁。故天子之令行於郡。而郡亂。州牧刺史之令行於縣。郡守之令行

於民。而民亂。强者玩焉。弱者震悼。失守而困以死。惟縣令之卑也。而近於民。可以達民

之甘苦。而悉其情僞。惟郡守近於令。可以察令之貪廉敏拙。而督以成功。惟州牧刺史

近於守。可以察守之張弛寬猛。而節其行政。故天子之令不行於郡。州牧刺史之令不

行於縣。郡守之令不行於民。此之謂一統上侵焉而下移。則大亂之道也。而暴君汚吏。

恆下求以迫應其所欲。於是牧刺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令抑不能治民。其尤亂者。天

子之令。下與編氓相督責。守令益曠。姦民益逞。懦民益困。則國必亡。故統者。以緒相因

而理之謂也。非越數累而遙繫之也。江左之有天下。名爲天子。而其時之人。已曰適如

平世之揚州刺史而已。雖然。荆揚徐梁四州之土廣矣。而又益之以交廣甯三州之地。視商周之天下。版圖不隘也。而天子急奔其欲。日遣臺使。下郡縣以徵求於民。則天子一縣令。臺使一胥隸也。乃既名爲天子之使。而有淫威。則民之死於督迫者積矣。實爲天子之令。而威已嫫。則民之無憚於上。以亢守令者又多矣。齊高立。令羣臣言事。而竟陵王首以爲言。知治道矣。將亡之國。必頻遣使以徵求於天下。遣御史矣。遣給諫矣。且遣卿貳矣。民愈怨。事愈廢。守令愈偷。未有不亡者也。畫尊卑而限之。乃以聯四海而一之。故春秋書武氏子家父毛伯之來求。以著天王之不君。而自絕其紐也。

義不可襲者也。君子驗之於心。小人驗之於天。心所弗信。君子弗爲。天所弗順。小人無成。徒曰義而遂執言以加人。則義在外也。故關外義之邪說。而亂以不生。齊無寸功於天下。乘昏虐而竊其國。弑其君。盡滅其族。神人之所不容。義之必討者也。劉景以宋室懿親。擁拓拔氏之衆三十萬。以嚮壽陽。流涕縱橫。徧拜將士。求洩其大讎。於義無不克者也。而困於垣崇祖之孤軍。狼狽而退。再舉以嚮甬城。周盤龍父子兩騎。馳騁萬衆之中。胸縮旋師。然則智力伸而義詘。將天之重護蕭齊。以佑亂賊。挫忠孝哉。蓋景者。非可以義服人者也。其奔也不仁。其仕於拓拔氏也不正。而其假於報讎以南侵也。又豫爲稱藩於魏之約。以蔑中夏之餘緒。則其挾彊夷以逞也。乘國之亡而遂其私也。嗚呼。景誠拊心而自問。果閔宗國之亡。祖考之不血食。合族之殲死邪否也。景方流涕之時。不

能自喻。而天下又惡從而喻之。然而天鑒之矣。故憤盈以出。而疲勉以歸。天奪之也。若夫景之耽榮寵於索虜。則千載以下。可按迹以知心者也。義不義決於心。而卽徵於外。驗之天而益信。豈可揜哉。

魏晉以降。臣節隳。士行喪。擁新君以戕舊君。旦比肩而夕北面。居之不疑。而天下亦相與安之也久矣。獨至於褚淵而人皆賤之。弟紹祝其早死。劉祥斥其障面。沈文季責其不忠。且其子賁以封爵爲大辱。而屏居不仕。華歆王祥殷仲文王宏傅亮之流。均爲黨逆。淵獨不齒。何也。此天理之權衡。發見於人心者。銖兩之差。不昧也。黨篡逆而叨佐命之賞者多矣。有志同謀合而悅以服焉者。有私恩固結而不解者。有不用於時而奮起以取高位者。其下則全軀保祿位被脅而詭隨者。凡此以君子之道責之。則無可容。以小人之情度之。則猶相諒。而淵皆不然。淵者。聯姻宋室。明帝任之爲冢宰者也。其時齊高一巴陵王休若之偏裨耳。淵不藉之以貴。抑未嘗與協謀而相得。恩所不加。志所不合。勢不相須。權不相下。乃其決於黨逆。而終始成乎篡弑者。無他。己則不孝。脫衰干進。而忌袁粲之終喪。欲奪粲以陷之死。宋不亡。齊不篡。則粲不死。遂以君授人。而使加以刃。遂傾其祚。皆快意爲之而不恤。於是永爲禽獸。不足比數於人倫。故家庭之內。弟願其死。子畏其污。子弟不願以爲父兄。而後雖流風頹靡之世。亦不足以容。不然。何獨於淵而苛責之邪。褚賁之辭父爵。疑非人子之道矣。而屏居墓下。終身不仕。則先自靖。而

不傷父子相共之恩。無他。忘利祿而後可曲全於人倫之變也。以名位待勢而繫其心者。於君親何有哉。張居正以冲主爲辭。楊嗣昌以滅賊自詫。幸而先填溝壑。不及見國之亡爾。不然。權爲褚淵必也。絕其本根。見棄於天。人之賤之也。夙矣。不俟惡已著見。而後不容於天下也。

武帝

范縝作神滅論。以闢浮屠。竟陵王子良餌之以中書郎。使廢其論。縝不屑賣論以取官。可謂偉矣。雖然。其立言之不審。求以規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難矣。子良翩翩之統緒耳。俯而自視。非其祖父乘時而竊天位。則參佐之才而已。而爵王侯。位三公。驚喜而不知所從來。雖欲不疑爲夙世之福田而不可得。而縝惡能以寥闊之論破之。夫縝樹花齊發之論。卑陋已甚。而不自知其卑陋也。子良乘篡逆之餘潤。而位王侯。見爲茵褥。而實糞溷。縝修文行而爲士流。茵褥之資也。而自以爲糞溷。以富貴貧賤而判清濁。則已與子良驚寵辱而失據者。同其情矣。而惡足以破之。夫以福報誘崇奉學佛之徒。黠者且輕之矣。謂形滅而神不滅。學佛之徒。慧者亦謂爲常見而非之矣。無見於道。而但執其緒論以折之。此以無制之孤軍。掾蠶屯之寇盜。未有不衄者也。子良奚以知神之不滅哉。謂之不滅。遂有說焉。帝以成乎其不滅。縝又奚以知神之必滅哉。謂之滅。遂有說焉。以成乎其滅。非有得於性命之原。而體人道之極。知則果知。行則果行。揭日月而

無隱者。詎足以及此。浮游之論。一彼一此。與於不仁之甚。而君子之道。乃以充塞於天下。後之儒者。之於浮屠也。或惑之。或闢之。兩皆無據。而闢之者。化爲惑也不鮮。韓愈氏不能保其正。豈縝之所克任哉。夫其辨焉而不勝。爭焉而反屈者。固有其本矣。范縝以貧賤爲糞溷。韓愈以送窮爲悲歎。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義。而惡能立義。浮屠之慧者。且目笑而賤之。尤矣。無制之孤軍。必爲寇盜禽也。

官無常祿。職則坐死。日殺人而貪彌甚。有常祿矣。職坐乃死。可無辭於枉矣。乃抑日殺人而貪尤彌甚。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誠哉是言也。拓拔氏之末班祿也。枉法十疋。義職二十疋。坐死。其既班祿也。義職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徒爲殘虐之令而已。夫吏豈能無義職一疋者乎。非於陵仲子之徒。大賢以下。未有免焉者也。人皆遊於弊之轂中。則將詭遁於法。而上下相蒙以幸免。其不免者。則無交於權貴者也。有忤於上官者也。繩姦胥之過。拂猾民之欲者也。狎姦胥。縱姦民。媚上官。事權貴。則枉法千疋而免矣。反是不患其無義職一疋之可搜摘者也。於是乎日殺人而貪彌甚。不知治道而刻覈以任法。其弊必若此而不爽。故拓拔令羣臣自審。不勝貪心者辭位。而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蓋以言乎常法之設。徒使人人自危。而人人可以免脫。其意深矣。宏不悟焉。死者積而貪不懲。豈但下之流風不可止哉。以殺之者導之也。

拓拔氏之禁讖緯。凡再矣。至太和九年。詔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蓋邪說乘一時之淫氣。汜濫既極。必且消亡。此其時也。於是並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而禁之。卓哉。爲此議者。其以迪民於正。而使審於吉凶也。禮於卜筮者。問之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又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衆殺。蓋卜筮者。君子之事。非小人之事。委巷之所不得與也。君子之於卜筮。兩疑於義。而未決於所信。問焉而以履信。事逆於志。已逆於物。未能順也。問焉而以思順。得信而履。思效於順。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此者。豈委巷小人所知。亦豈委巷小人所務知者哉。其當嚴刑以禁之也。非但姦宄之妄興以消其萌也。卽生人之日用。亦不可以此亂之也。死生人道之大者也。仰而父母。俯而妻子。病而不忍其死。則調持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凶也。將遂置之而廢藥食邪。其吉也。將遂慰焉而疏侍省邪。委巷之人。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追悔弗及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族類必辨。年齒必當。才質必堪。審酌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雖匪類而與合邪。其凶也。雖佳偶而與離邪。委巷之人。其以此亂配偶。而或致獄訟。追悔弗及矣。抑如寇至而避之。不容己者也。避之必以其時而不可待。避之必於其地而不可迷。深思而謀之。有識者雖不免焉。鮮矣。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時地兩失。必趨於陷阱邪。其凶也。時地兩得。必背其坦途邪。委巷之人。以此而蹈凶危。追悔弗及矣。繇此言之。委巷之有卜筮。豈但納天下於邪乎。抑且陷民於凶危咎悔之塗。而愚民無識。方且走之如鶩。王者安全。

天下而迪之以貞。故王制以爲非殺莫能禁也。且委巷卜筮之術。背於經典者。於古不知何若。而以今例之。則先天序位也。世應游魂也。竊卦氣於陳搏也。師納甲於魏伯陽也。參六神生克神煞於星家之瑣說。與巫覡之妖術也。自焦京以來。其誣久矣。沿流不止。爲君子儒者。不能自拔流俗之中。以守先生之道。亦且信其妄。而齊之義文周孔之間。蕪其微言。叛其大義。徒以惑民而導之於險阻。嗚呼。拓拔氏夷也。而知禁之。爲君子儒者。文之以淫辭。而尊之爲天人之至教。不謂之異端也。奚可哉。程子鄙康節之術。而不屑學。康節之術。委巷之師也。

拓拔氏太和九年。從李冲之請。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此里長之名。所自昉也。冲蓋師周禮之遺制而設焉。乃以周制考王畿爲方千里。爲田九萬萬畝。以古畝百步。今畝二百四十步約之。爲田三萬七千畝有奇。以今起科之中制。準之爲糧。大約二百二十萬石。視今吳縣長洲二邑之賦而不足。則其爲地也狹。爲民也寡矣。周之侯國千八百。視今州縣之數而尤儉也。以甚狹之地。任甚寡之民。區別而屑分之也。易且諸侯制賦治民之法。固有不用周制者。如齊之軌里。楚之牧隰。不能强天下以同也。以治衆大之法治寡小。則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衆大。則瀆而不行。故周禮之制。行之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三長之立。李冲非求以靖民。以覈民之隱。冒爾。拓拔氏之初制。三五十家。而制一宗主。始爲一戶。略矣。於是而多隱冒。冲立繁密。

之法。使民無所藏隱。是數罟以盡魚之術。商鞅之所以彊秦。而塗炭其民者也。且夫一切之法。不可齊天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說也。地有肥瘠。民有淳頑。而爲之長者亦異矣。民疲而瘠。則五家之累。耑於一家。民悍而頑。則是五家而置一豺虎以臨之也。且所責於三長者。獨以課覈賦役與。抑以兼司其訟獄禁制也。兼司禁制。則弱肉彊食。相迫而無窮。獨任賦役。則李代桃僵。交傾而不給。黠者因公私斂。拙者奔走不遑。民之困於斯極矣。非商鞅其孰忍爲此哉。夫民無長則不可也。隱冒無稽。而非違莫詰也。乃法不可不簡。而任之也不可不輕。此王道之所以易易也。然則三五十家而立宗主。未嘗不爲已密。而五家櫛比以立長。其禍豈有涯乎。民不可無長。而置長也有道。酌古今之變。參事會之宜。簡其數而綱不密。遞相代而互相制。則疲羸者不困。而彊豪者不橫。若李冲之法。免其賦役。三載無過。則升爲黨長。復其三夫。而知姦民之恣肆無已矣。要而論之。天下之大。田賦之多。人民之衆。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有王者起。酌腹裡邊方。山澤肥瘠。民人衆寡。風俗淳頑。因其故俗之便。使民自陳之。邑之賢士大夫酌之。良有司裁之。公卿決之。天子制之。可以行之數百年而不敝。而不可合南北。齊山澤。均剛柔。一利鈍。一槩強天下以同。而自謂均平。蓋一切之法者。大利於此。則大害於彼者也。如之何其可行也。

齊以民間穀帛至賤。而官出錢羅買之。亦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民之所爲。務本業

以生。積勤苦以獲。爲生理之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穀帛。農夫終歲以耕。紅女終宵而紡。徧四海。歷萬年。惟此之是營也。然而婚葬之用。醫藥之需。鹽茗之資。親故鄉鄰之相爲酬酢。多有非穀帛之可以孤行。必需金錢以濟者。乃握粟抱布。罄經年之精髓。適市而姦商雜技。揮斥之如土芥。故菽粟如水火。而天下之不仁益甚。孟子之言。目擊齊梁之餓莩充塗。仇殺相仍者言也。非通論也。乃當其貴不能使賤。上禁之弗貴。而積粟者閉糴。則愈騰其貴。當其賤不能使貴。上禁之勿賤。而懷金者不售。則愈益其賤。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無已。賤則官糴買之。而貴官糴賣之。此常平之法也。而猶未盡也。官糴官買。何必凶年而糴賣乎。以餉兵而供國用。蠲民本色之徵。而折金錢以抵穀帛之賦。則富室自開廩發箚。以歛金錢。而價自平矣。故曰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乃若王者之節宣也有道。則亦何至穀帛之視土芥哉。金錢不歛於上。而散布民間。技巧不淫於市。而游民急須衣食。年雖豐。桑蠶雖盛。金錢賤而自爲流通。亦何待官之糴買。而後使農夫紅女之不困邪。故粟生金死。而後民興於仁。菽粟如水火。何如金錢之如瓦礫哉。

拓拔宏詔羣臣言事。李彪所言。幾於治道。君子所必取焉。其善之尤者。曰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子弟被刑。父兄無媿色。宴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恩。豈當如此。父兄有罪。宜令子弟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以扶人倫於已墜。

動天性於己亡。不已至乎。夫父兄之引咎。子弟之請罪。文也。若其孝慈惻怛之存亡。未可知也。役於其文。亦惡足貴乎。而非然也。天下驚於文。則反之於質。以去其僞。天下喪其質。則導之於文。以動其心。故質以節文。爲欲爲君子者言也。文以存質。所以閔質之亡。而使質可立也。天下之無道也。質固澆矣。而有猶存焉者。動止色笑之間。對人而生其媿怍。不知道者。曰忠孝慈友之淺深厚薄。稱其質而出之。而何以文爲。則坦然行於忻戚之便安。而後其質永喪而無餘。今且使父兄被罪者。肉袒於闕。子弟坐刑者。退省於官。則雖不肖者。亦願其父兄子弟之免。而已可以卽安。此情一動。而天性之孝慈。相引而出。小人之惡斂。而君子之志舒。此非救衰薄挽殘忍之上術與。近世有南昌熊文舉者。爲吏部郎。其父受賂於家。貽書文舉。爲人求官。邇者得之。其父逮問遺戍。而文舉以不與知。苟免。泄事如故。漸以遷官。未三年而天下遂淪悲哉。三綱絕。人道蔑。豈徒一家之有餘殃哉。

正統之論。始於五德。五德者。鄒衍之邪說。以惑天下。而誣古帝王以徵之。秦漢因而襲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齒也。漢以下。其說雖未之能絕。而爭辨五德者鮮。惟正統則聚訟而不息。拓拔宏欲自躋於帝王之列。而高閭欲承苻秦之火德。李彪欲承晉之水德。勿論劉石慕容苻氏。不可以德言。司馬氏狐媚以篡。而何德之稱焉。夏尙元。殷尙白。周尙赤。見於禮文者較然。如衍之說。元爲水。白爲金。赤爲火。於相生相勝。豈有

常法哉。天下之勢。一離一合。一治一亂而已。離而合之。合者不繼離也。亂而治之。治者不繼亂也。明於治亂合離之各有時。則奚有於五德之相禪。而取必於一統之相承哉。夫上世不可考矣。三代而下。吾知秦隋之亂。漢唐之治而已。吾知六代五季之離。唐宋之合而已。治亂合離者。天也。合而治之者。人也。舍人而窺天。舍君天下之道而論一姓之興亡。於是而有正閏之辨。但以混一者爲主。故宋濂作史。以元爲正。而亂口口皆可託也。夫漢亡於獻帝。唐亡於哀帝。明矣。延旁出之孤緒。以蜀漢繫漢。黜魏吳而使晉承之。猶之可也。然晉之篡立。又奚愈於魏吳。而可繼漢邪。蕭詧召夷以滅宗國。竊據彈丸而欲存之爲梁統。蕭衍之逆。且無以愈於陳霸先。而況於晉。李存勗朱邪之部落。李昇不知誰氏之子。必欲伸其冒姓之妄於諸國之亡。以嗣唐統而授之宋。則劉淵可以繼漢。韓山童可以繼宋乎。近世有李一合而一離。一治而一亂。於此可以知天道焉。於此可以知人治焉。過此而曰五德。曰正統。囂訟於廷。舞文以相炫。亦奚用此嘵嘵者爲。篡逆之臣不足誅。君子所深惡者。進逆臣而授以篡弑之資者也。夫惟曹操劉裕。自以其能迫奪其君。操不待荀彧之予以柄。劉穆之傅亮因裕以取富貴。非裕所藉以興也。司馬懿之逆。劉放孫資進而授之也。放資之罪。無所道矣。然放資固天下之險人也。亦無足誅也。蕭道成之逆。誰授之。劉秉也。蕭鸞之逆。誰授之。蕭子良也。夫秉之忠。子良之賢。其於放資。薰蕕迥別矣。而優柔恒怯。修禮讓之虛文。以成實禍。於是而後爲君子之

所甚惡。以二子者。可以當君子之惡者也。金日磾之讓霍光也。曰臣胡人。且使匈奴。輕漢。自揣審知光深。而爲國亦至矣。然終日磾之世。霍光不敢受封。上官桀不敢肆志。則日磾固毅然以社稷爲己任。而特避其名耳。乘以宋之宗室。子良以齊之懿親。受託孤之重。分位可以制百官。品望可以服天下。忠忱可以告君父。而迂回退異。知姦賊之叵測。而彬彬然修禮讓之文。宗社之任在躬。憺忘而不恤。豈徒其果斷之不足哉。蓋亦忠誠之未篤也。是以君子惡之也。易曰謙。德之柄也。君子以謙爲柄。而銷天下之競。豈失其柄以爲謙。而召姦宄以得志乎。秉終受刃。而子良鬱鬱以亡。亦自悔之弗及矣。史稱子良仁厚。不樂世務。故以輔政推鸞。誠不樂世務也。山之椒。水之湄。獨寐寤歌。胡爲乎立百僚之上。而不早退也。

鬱林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尙書刪自仲尼。且不可盡信。況後世之史哉。鬱林王昭業之不足爲君。固已。然曰世祖積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朞歲而用盡。則誣矣。夷考朞歲之中。未嘗有傾宮璇室。裝繪鑿蓮之事也。徒以擲塗賭跳之戲。遂蕩無窮之帑乎。隋煬之侈極矣。用之十三年而未竭。鬱林居位幾何時。而遽空其國邪。當其初立。王融先有廢立之謀矣。蕭鸞排抑子良。挾權輔政。卽有篡奪之心矣。引蕭衍同謀。而徵隨王子隆。於是而其謀益亟。鬱林坐臥於刀鋸之上。而愚不知耳。鸞已弑主自立。王晏。徐孝嗣。文

致鬱林之惡。以揜鸞滔天之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乎。史於宋主子業及昱。皆備紀其惡。窮極叢慝。不可以人理求者。而言之已確。豈盡然哉。亂臣賊子。弑君而篡其國。詎可曰君有小過。而我固不容。則極乎醜詆。而猶若不足。固其所矣。夫宋孝武之懲於逆劼也。明帝之必欲立昱而固其位也。齊武之明而儉也。夫豈不知子孫之不肖。而思有以正之乎。大臣挾人人可爲主之心。不以戴賊爲恥。誰與進豫教之道於先。獻箴規之言於後者。待其不道。暴其惡以弑之已耳。此數君者。亦嘗逆師保之訓。殺忠謀之臣否邪。此可以知在廷之心矣。人道絕。廉恥喪。公然訐數其君之惡。而加以己甚之辭。曰此其宜乎弑。而宜乎篡者也。惡足信哉。

人而不仁。言動皆非人之所測。天下而不仁。嚮背皆任其意之所安。不仁者。非但殘忍忤害之謂也。殘忍忤害者。抑必先蒙昧其心。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而後敢動於惡而無忌。雖然。猶或有時焉。遇大不忍之事。若鬼神臨之。而惻惻以不甯。則人亡其仁。而仁未遽去其心也。惟夫爲善不力。爲惡不力。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優游徜徉而夷然自適者。則果不仁也。如死者之形存。而哀樂不足以感矣。此其爲術。老聃楊朱莊周倡之。而魏晉以來。王衍謝鯤之徒。鼓其狂瀾。以蕩忠孝之心。棄善惡之辨。謂名義皆前識也。謂是非一天籟也。於我何與焉。漠然於身而喪我。漠然於天下而喪耦。其說行。而天下遂成一刀刺不傷。火焚不熱之習氣。君可弑。國可亡。民可塗炭。解散披離。悠然自得。盡